

書信基督夜信佛

晝信基督
夜信佛

史銀生
著

責任編輯

陳翠玲

裝幀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版

潘斯麗

印務

馮政光

書名

畫信基督夜信佛

作者

史鐵生

出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 魚涌英皇道一六五號東達中心一三四室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印刷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版次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規格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國際書號

二一二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三十二開 (130mm x 185mm) 二百四十八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5883-2-6

國際書號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國際書號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史鐵生油畫像（邢儀作）



幼年史鐵生



史鐵生與父母



六十年代末 / 在陝北插隊時當飼養員的史鐵生



八十年代初，史鐵生在地壇公園



史鐵生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中所寫到的病房



九十年代初 史鐵生和外甥在一起



「我的職業是生病」 史鐵生在醫院做透析



輪
椅
照



史鐵生與妻子陳希米



燦爛的笑容



史鐵生雕像（作者趙莉
作於二
五年）



目錄

隨筆

畫信基督夜信佛 21

小小說三篇

戀人 57

猴群逸事 61

借你一次午睡 64

書簡

給王安憶的信 71

給小水的三封信 80

孤獨..... 80

恐懼..... 88

最有用的事..... 95

給王朔的兩封信..... 97

長篇作品

回憶與隨想：我在史鐵生..... 129

一、論死的不可能性（附一篇）..... 129


二、生，或永恆的慾望（附一篇）..... 148

三、我與史鐵生（附一篇）..... 190

四、恐懼..... 226

陳希米給陳翠玲的信（代後記）..... 244

隨筆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21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又已度过了34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以后，毫无疑问，残疾还会一如既往地送给我们困苦和磨难，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想，一切外在的艰难和阻碍都不算可怕，只要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任何人都应该是朋友。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

畫信基督夜信佛

大概是我以往文章中流露的混亂，使得常有人問我：你到底是信基督呢，還是信佛法？我說我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

這回答的首先一個好處是誰也不得罪。怕得罪人是我的痼疾，另一方面，信徒們也容易被得罪。當著佛門弟子讚美基督，或當著基督徒頌揚佛法，你會在雙方臉上看到同樣的表情：努力容忍著的不以為然。

這表情應屬明顯的進步，若在幾十年前，信念的不同是要引發武鬥與迫害的。但我不免還是小心翼翼，只怕那不以為然終於會積累到不可容忍。

怕得罪人的另一個好處，是有機會兼聽博採，算得上是因禍得福。麻煩的是，人們總會看出，你哪方面的立場都不堅定。

可信仰的立場是甚麼呢？信仰的邊界，是國族的不同？是教派的各異？還是全人類共通的理性局限，以及由之而來的終極性迷茫？

人的迷茫，根本在兩件事上：一曰生，或生的意義；二曰死，或死的後果。倘其不錯，那麼依我看，基督教誨的初衷是如何面對生，而佛家智慧的側重是怎樣看待死。

這樣說可有甚麼證據嗎？為甚麼不是相反——佛法更重生前，基督才是寄望於死後？證據是：大凡向生的信念，絕不會告訴你苦難是可以滅盡的。為甚麼？很簡單，現實生活的真面目誰都看得清楚。清楚甚麼？比如說：樂觀若是一種鼓勵，困苦必屬常態；堅強若是一種讚譽，好運必

定稀缺；如果清官總是被表彰呢，則貪腐勢力必一向強大。

在我看，基督與佛法的根本不同，集中在一個「苦」字上，即對於苦難所持態度的大相徑庭。前者相信苦難是生命的永恆處境，其應對所以是「救世」與「愛願」；後者則千方百計要遠離它，故而祈求著「往生」或「脫離六道輪迴」。而這恰恰對應了白天與黑夜所向人們要求的不同心情。

外面的世界之可怕，連小孩子都知道。見過早晨幼兒園門前的情景嗎？孩子們望園怯步，繼而大放悲聲；父母們則是軟硬兼施，在笑容裡為之哭泣。聰明些的孩子頭天晚上就提前哀求了：媽媽，明天我不去幼兒園！

成年人呢，早晨一睜眼，看著那必將升起的太陽發一會兒愣，而後

深明大義：如果必須加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你就得對生命的苦難本質說是。否則呢？否則世上就有了「抑鬱症」。

待到夕陽西下，幼兒園門前又是怎樣的情景呢？親人團聚，其樂陶陶，完全是一幅共享天倫的動人圖畫！及至黑夜降臨，孩子在父母含糊其詞的許諾中睡熟；父母們呢，則是在心裡一遍遍祈禱，一遍遍驅散著白天的煩惱，但求快快進入夢的黑甜之鄉。倘若白天揮之不去，《格爾尼卡》式的怪獸便要來禍害你一夜的和平。

所以，基督信仰更適合於苦難充斥的白天。他從不作無苦無憂的許諾，而是要人們攜手抵抗苦難，以建立起愛的天國。

譬如耶穌的上十字架，一種說法是上帝捨了親子，替人贖罪，從而彰顯了祂無比的愛願。但另一種解釋更具深意：創世主的意志是誰也更

改不了的，便連神子也休想走走祂的後門以求取命運的優惠，於是便逼著我們去想，生的救路是甚麼和只能是甚麼。

愛，必是要及他的，獨自不能施行。

白天的事，也都是要及他的，獨自不能施行。

而一切及他之事，根本上有兩種態度可供選擇：愛與恨。

恨，必致人與人的相互疏遠，相互隔離，白天的事還是難於施行。

惟有愛是相互的期盼，相互的尋找與溝通，白天的事不僅施行，你還會發現，那才是白天裡最值得施行的事。

白天的信仰，意在積極應對這世上的苦難。

佛門弟子必已是忍無可忍了：聽你的意思，我們都是消極的嘍？

非也，非也！倘其如此，又何必去苦苦修行？

夜晚，是獨自理傷的時候，正如歌中所唱：「這故鄉的風，這故鄉的雲，為我撫平傷痕。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

你曾經到哪兒去了？傷在何處？

我曾赴白天，傷在集市。在那兒，價值埋沒於價格，連人也是一樣。

所以就，「歸來吧！歸來喲！別再四處漂泊……」

夜晚是心的故鄉，存放著童年的夢。夜晚是人獨對蒼天的時候：我為甚麼要來？我能不能不來，以及能不能再來？「死去原知萬事空」，莫非人們累死累活就是為了最終的一場空？空為何物？死是怎麼回事？死後我們會到哪兒去？「我」是甚麼？靈魂到底有沒有？……黑夜無邊無際，處處玄機，要你去聽、去想，但沒人替你證明。

白天（以及生）充滿了及他之事，故而強調愛。黑夜（以及死）則完全屬於個人，所以更要強調智慧。白天把萬事萬物區分得清晰，黑夜卻使一顆孤弱的心連接起浩瀚的寂靜與神秘，連接起存在的無限與永恆。所謂「得大自在」，總不會是說得一份大號的利己之樂吧？而是說要在一個大於白天、乃無窮大的背景下，來評價自我，於是也便有了一份更為大氣的自知與自信。

「自在」一詞尤其值得回味。那分明是說：只有你——這趨於無限小的「自」，與那無邊無際趨於無限大的「在」，相互面對、相互呼告與詢問之時，你才能確切地知道你是誰。而大凡這樣的時刻，很少會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更多地發生於隻身獨處的黑夜。

倘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拘泥於這一個趨於無限小的「我」，煩惱就

來了。所謂「驅散白天的煩惱」，正是要驅散這種對自我的執著吧。

執著，實在是一種美德，人間的哪一項豐功偉績不是因為有人執著於斯？惟執迷才是錯誤。但如何區分「執著」與「執迷」呢？常言道「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執於前者即是美德，執於後者便生煩惱。所以，其實，一切「迷執」皆屬「我執」！用一位偉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話說，就是「我的重要性」——一切「迷執」都是由於把自我看得太過重要。那巫士認為，只因在「我的重要性」上耗費能量太多，以致人類蠅營狗苟、演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動物。所以狹隘，更在於這動物還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來標定世界的真相。

那巫士最可稱道的品質是：他雖具備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功能，但並不以此去沽名釣譽；他雖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另類

存在，但並不以此自封神明，只信那是獲取自由的一種方式；他雖批評理性主義的狹隘，卻並不否定理性，他認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動、追求那無邊的寂靜中所蘊含的完美知識，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這世界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無論局限於哪一種都會損害生命的自由。這樣，他就同時回答了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無論生死，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

是嘛，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但歷史的意義又是甚麼呢？進步、繁榮、公正？那只能是階段性的安慰，其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說，一條無始無終的路，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才不至陷於荒誕。

基督信仰的弱項，在於黑夜的匱乏。愛，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但

是死呢？虛無的威脅呢？無論多麼成功的生，最終都要撞見死，何以應對呢？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偉大創造、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這是最大的、也是最終的問題。

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萬事空」，憑甚麼認為「及時行樂」不是最聰明的舉措？既是最聰明的舉措，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可那樣的話，誰還會顧及甚麼「可持續性發展」？進而，為了「及時行樂」而巧取豪奪他人——乃至他族與他國——之美，豈不也是順理成章？

「但悲不見九州同」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家祭無忘告乃翁」，就連「王師北定中原日」也難彌補「死去原知萬事空」

的悲涼與荒誕。所以我還是相信，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

當然，哲學難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協。那是因為，次一等的政制也比無政府要好些，但絕不等於說哲學本身也要退讓。倘若哲學也要隨之退一等，便連城邦的好壞也沒了標準，還談的甚麼妥協！妥協與同流合污畢竟兩碼事。

佛法虛無嗎？恰恰相反，他把「真」與「有」推向了無始無終。而死，絕不等於消極，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全面地看看生前與死後都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換一個白天所不及的角度、看看我們曾經信以為真和誤以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麼一回事……

故而，佛法跟科學有緣。說信仰不事思辨顯然是誤解，只能說信仰

不同於思辨，不止於思辨。佛門智慧，單憑沉思默想，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學幾千年後才弄懂的事；比如「惟識」一派，早已道出了「量子」的關鍵。還有「薛定鐸的貓」——那隻可憐的貓呵！

便又想到醫學。我曾相信中醫重實踐、輕理論的說法，但那不過是因為中醫理論過於艱深，不如西醫的解剖學來得具體和簡明。中醫理論與佛家信念一脈相承，也是連接起天深地遠，連接起萬事萬物，把人——而非僅僅人體——看作自然整體之局部與全息。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縛（比如禮儀習俗），使之在人體解剖方面有失仔細。而西醫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招招落在實處，對於人體的機械屬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徹，手段高超。比如器官移植，比如史鐵生正在享用著的「血液透析」。

要我說，所謂「中西醫結合」，萬不可弄成相互的頂替與消耗，而當

各司其職，各顯其能；正如晝夜交替，陰陽互補，熱情與清靜的美妙結合。

不過，說老實話，隨著科學逐步深入到納米與基因層面，西醫正在彌補起自身的不足，或使中醫理念漸漸得其證實也說不定。不過，這一定是福音嗎？據說納米塵埃一旦隨風飛揚，還不知人體會演出怎樣的「魔術」；而基因改造一經氾濫，人人都是明星，太陽可咋辦！中醫就不會有類似風險——清心寡慾為醫，五穀百草為藥，人倫不改，生死隨緣，早就符合了「低碳」要求。不過這就好了嗎？至少我就擔心，設若時至一九九八年春「透析」技術仍未發明，史鐵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歲了，哪還容得我六十歲上畫信基督夜信佛！

世上的事總就是一利一弊。怕的是抱殘守缺。

佛家反對「二元對立」，我以為，反對的是二元的勢不兩立。二元的

勢不兩立，實際是強烈的一元心態。然而，這世界所以是有而不是無，根本在於二元的對立。所以，佛家實際是在強調二元和諧。一切健康的事物，都是基於二元的和諧，身體、社會、理想、修行……莫不如此。

「萬法歸一」是說這世界的本源，「三生萬物」是指這個現實的世界。二者的位置一旦顛倒，莫說他史鐵生了，眾生的享年都要回零。

佛法之「空」，料與「空空的行囊」之「空」絕不一致。亞里士多德說，無中生有是絕不可能的。老子卻說，有生於無。不過佛家還有一說：萬法皆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所以我猜佛家必是相信：有生於空。空，並不等於無。根本的二元對立，並非有與無的兩極，而是有與空的輪迴，或如尼采所說的「永恆復返」。

而「有」，也不見得就是有物質。有甚麼呢？不知道。物理學說：

抽去封閉器皿中的一切物質，裡面似乎還是有點兒甚麼的。有點兒甚麼呢？還是不知道。那就可以猜想一回了：有的是「空」！萬法皆空，而非萬法皆無，所以「空」絕非是說一切皆無。空不是無，空只好是有了。那麼它又是一種怎樣的有呢？空極生有，料必是一種無比強大的勢能！即強烈地要創生出無限時空、無限之可能性的趨勢。創世的大爆炸，據說就始於一個無限小的奇點，這個「點」可否讓我們對那個「空」有所聯想？

說佛法跟科學有緣，佛門弟子多會引為驕傲。但，若說二者的問題也有同根，未必信眾們就都能不嗔不癡。

所謂同根，是說二者的信念有一個相同的前提，即先弄清楚這個世界的究竟，而後，科學的理想叫「人定勝天」，佛法的心願是「人人皆可成佛」。問題是誰都沒說，如果世界尚未究竟或終難究竟，人當如何？

就算可以究竟，究竟者也總在極少，尚未究竟和終難究竟的大多數又拿甚麼去作信的根基？我相信佛門確有其非凡的智慧，確有其慧眼獨具的奇妙功法，能夠知曉甚至看到理性所無從理解的事物。但是第一，這仍是極少數人的所能。第二，再強大的能力也是有限，因為無限意味著永不可及。第三，老調重彈——成佛是一條動態的恆途，絕非一處萬事大吉的終點；然而，一個「成」字，一個「究竟」，很容易被理解為認知的極點與困苦的窮盡。

所以，一條同根，很可能埋藏了近似的危險：大凡理想或心願，一旦自負到「人定勝天」，或許諾下一處終極樂園，總是要出事的。科學正在出事，譬如自然生態的破壞。信仰如果出事，料想會是在心態方面。

理想，若總就在理想的位置上起作用，「老夫聊發少年狂」倒也不是

甚麼壞事。然而「言必行，行必果」一向是人間美德（柏拉圖認為，政治可以有高貴的謊言，神卻不可說謊），那麼一旦行之未果——世界依舊神秘，命運依舊乖張，信仰豈不要受連累？

首先質疑它的就是科學。科學以其小有成果而輕蔑信仰，終至促生了現代性迷障。問題是，在實證面前，信仰總顯得理虧——「看不見而信」最容易被忘記。怎麼辦呢？便把「果」無限地推向來世。這固然也是一種方略，可以換得忍耐與善行，但根基無非是這麼一句話：好處終歸是少不了你的！可這樣的根基難免另有滋生，比如貪心，比如進而的謀略，直至賄賂之風也吹進信仰。君不見廟堂香火之盛，有幾個不是在求乞實際的福利！眾生等不及「終歸」——既可終歸，何不眼前？這邏輯本來不錯，更與科學的「多快好省」不謀而合！只是，這夜晚的信仰怎麼就變得比白天還白了？

「不不，」於是有佛門高徒說：「這是誤解，說明你還不懂佛！」隨即舉出諸多佛法經章、高僧本事，證明真正的佛說與那廟裡的歪風毫不相干。

那，為甚麼您講的就是真正的佛說？

那麼你認為，我講的對還是不對？

問題是，大眾所信的佛法，未必跟個例高人所理解的一樣。不管誰到那煙霧騰騰的廟堂裡去看看，都會相信，這世上廣泛流行的是另種「佛法」。

如何另種？

求財的，求官的，求不使東窗事發的……許願的，還願的，事與願違而說風涼話的……有病而求健康的，健康而求長壽的，長壽而求福樂的，福樂不足而求點石成金或隔牆取物的……

那就是他們的事了。

怎麼就成了他們的事呢？莫非也是佛說？

何為神說，何為人傳，基督信仰千百年來都有探討。哪是佛說，哪是人言呢？佛門也曾有過幾次集結，高僧們相約一處，論辯佛法真諦，可惜這一路香火已斷多時。失去大師們的不斷言說與探討，習佛已流於照本宣科，徒具其表。失去高僧的指點與引領，人性就像流水，總是要往低處去的。如今是人們由著性兒地說佛與「佛說」，人性的貪婪便佔上風；眾生要「多快好省」地上天堂，廟堂前便「鼓足幹勁」地賣起票來。這類「信」徒，最看佛門是一處大大的「後門兒」，近乎朝中有人好辦事。辦甚麼事呢？辦一切利己利身之事。如何能辦到呢？耐心聽「芸芸眾生」們說吧，其津津樂道者，終不免還是指向某些神功奇跡——免災祛病呀，延年益壽呀，準確或近乎準確地推算前世和預測未來呀……等等這些我都

信，只不信這叫信仰。佛家（道家）的某些神奇功法我也見過，甚至親身體驗過，但我仍認為「看不見而信」才是信仰的根本。如果信仰竟在於某些神奇功法，高科技為甚麼不算？科學所創造的奇跡還少嗎？可就算你上天入地、隔牆取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莫非這世上就不會有苦難了？沒有了當然好，可那就連信仰也沒有了。信仰，恰是人面對無從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種不屈不撓、互愛互助的精神！

聽說有人坐飛機趕往某地，只為與同仁們聚會一處，青燈古剎、焚香誦經地過一週粗茶淡飯、草履布衣的低碳生活。想來諷刺，那飛機一路的高排放豈是這一週的低消費所能補償！真是算不過這筆賬來？想必是另有期求。

又據說，有位國人對西人道：「還是我佛的能耐大。瞧瞧你們那個上

帝吧，連自己兒子的死活都管不了！」

先不論基督與佛均乃全人類所共有，豈分國族！卻只問這類求佛辦事的心態，原因何在？說到基督與佛，何以前者讓人想到的多是懺悔，後者卻總讓人想起許願？懺悔，是請神來清理我的心靈；許願，卻是要佛來增補我的福利。懺悔之後，是順理成章地繼續檢討自己；許願之後呢，則要看看佛的態度，滿足我願的我為你再造金身，否則備選的神明還很多。

哈！這不過是你的印象罷了。事實上，此類信徒各門各派裡都有。

那麼，您是否也有與我相同的印象呢？

印象能說明甚麼！可有甚麼「統計學」證據嗎？

「現象學」的行嗎？現象之下自有其本質在，正如佛說「因果」。

……那麼你的「夜晚信佛法」，到底信的甚麼？

首先我相信佛法是最好的心理療法。佛看這人間不過是生命恆途中極其短暫的一瞬，就好比大宴上的一碟小菜，大賽前的一次熱身，甚或只是大道上的一處泥淖。佛的目光在無始與無終之間，對於這顆球體上千百年來的蠅營狗苟，對於這一片燈紅酒綠的是非地、形同苦役的名利場，說到底，佛是一概地看不上！而如今的心理疾病多如牛毛，又都是為了甚麼？比如說方興未艾的「抑鬱症」，你去調查吧，統計吧，很少不是因為價值感的失落。說白了，就是「我的重要性」一旦在市場上滯銷、掉價、積壓而後處理，一向自視重要的「我」便承受不住，「抑鬱症」即告得手。佛所以是最好的心理醫生，因為他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市場價格，堅定了生命的恆久價值。而這樣的療法，還是那句話：很難在叫賣聲聲的白天裡進行，而要等到夜深人靜。

說到這兒想起件事，前不久與朋友談起「城市文學」。「鄉土文學」誰都知道，可甚麼是「城市文學」呢？兩個人說來說去，忽有所悟：「城市文學」的特點，根本在一個「市」字上。城市，乃市場的引發，而市場的突出作為是價格的誕生。正所謂異化吧，價格功高鎮主，漸漸就脫離開價值而自行其是了。於是乎討價還價，袖子裡掐手指，而後發展到滿街貼廣告和電視台上吹牛皮……原本是為了貨通有無的集與市，慢慢竟變成了騙術比拚的大賽場。敗下陣來的自然是鬱鬱寡歡，待其兩眼發直、渾身發抖，便取名為「抑鬱症」。有趣的是，先是虧本者抑鬱，慢慢演化，虧心者倒榮耀起來，稱為「成功人士」，其居住地宏偉壯觀謂之「高尚社區」。久之，價格成長為重中之重，價值一敗塗地。成者王侯敗者寇。怕為寇者，或打腫自己充肥，或就做成宅男宅女不見天日，想起市場就顯露出一「抑鬱症」所規定的種種徵候。

其次我相信，佛家對死後的猜想並非虛妄。看看那些大和尚，圓寂之時是何等的從容淡定，你自會相信那既非莽漢式的無畏，亦非志士般的凜然，而是深思熟慮，一切都已瞭然於心，或就像那位印第安巫士所說：一切都已「看見」。當然了，此等境界絕非吾輩常人所能為之——譬如愛因斯坦看見了時間的彎曲，譬如霍金看見黑洞，咱咋就啥也不見呢？故凡俗之如我類，切莫指望甚麼神功奇跡，不如原原本本都留給極少數人吧。

不過呢，死亡畢竟在向你要求著態度。當然迴避也是一種，勇敢也是一種，魯莽還是一種——兩眼一閉跳下去，跟蹦極一般。我選擇鑽牛角尖，死乞白賴地想一想，誰料結果卻發現：死是不可能的。

死是甚麼？死就是甚麼都沒有了，甚麼、甚麼都沒有了。可甚麼、甚麼都沒有了，怎麼會還有個死呢？甚麼、甚麼都沒有了，應該是連「沒有」

也沒有了才對。所以，如果死意味著甚麼、甚麼都沒有了，死也就是沒有的。死如果是有的，死就不會是甚麼、甚麼都沒有了。故而「有」是絕對的。

「有」又是甚麼呢？有，是觀察的確認——現代物理學也明確支持這一觀點。「無」呢？「無」也一樣是觀察——準確說是觀察所不及——的確認，因而仍不過是「有」的一種形態。推而演之，死也就是生的一種形態。那麼，觀察意味著甚麼呢？觀察意味著觀察者的確在。而這個觀察者，既然能夠認知他者，也就一定能夠自認。這自認，便創生了「我」。

「我死了」，此言若非暢想，就一定是氣話，現實中絕沒有這回事。「你死了」呢，或用於詛咒，或用於告慰。前者是說，你沒死但你該死。後者是說你並沒有死，不過是到了另一世界，或處於另一種存在狀態罷了。

只有「他死了」這句話沒毛病，必有相應的現實為之作證。比如說「史鐵生死了」，這消息日夜兼程，遲早會被證實。（由此也可見，我是我，史鐵生是史鐵生。）

總結一下吧：死，絕不意味著甚麼、甚麼都沒有了。而一切「有」都是被觀察的，一切「無」都是觀察所不及的。所以「有」也好，「無」也好，都離不開觀察者。那麼，誰是最終的觀察者呢？「我」！而「你」和「他」，「我們」、「你們」和「他們」，都不免是被觀察者。

最後一個問題：設若真有來世，我怎麼能認出此一世的我即是彼一世的我呢？首先，無論哪一世的你，不自稱「我」又自稱甚麼？其次，柏拉圖說「學習即回憶」，被回憶者是誰？第三，一生止於吃喝屙撒睡的人

太多太多，想必來世也就難於分辨，而一個獨特的心魂自然就便於被回憶。

（以上四小節均引自史鐵生作品《論死的不可能性》）

在我想，求「往生」是不是有點兒多餘？今生、來世其實是一樣的，吃喝屙撒睡的固然一樣，特立獨行的也是一樣，不知不覺的固然一樣，大徹大悟的就更應該能看出些一樣來。甚麼呢？生即是苦，苦即是生。如此又求的甚麼來世！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明天就是前天的後天……生還是苦，苦還是生，又何必在意此一生還是彼一生呢？我只相信，明天的意義，惟在進一步完美行動的可能。不過這已經有了保證：佛的目光在無始無終之間——史鐵生要死就讓他死吧，「我」才是那目光的無限仰望者與承受者。

那麼「脫離六道輪迴」呢？說真的，我半信半疑。所信者，你下輩子可以不是人、畜牲、餓鬼等等；所疑的是，莫非你可以是「無」嗎？你只要是有「有」那就麻煩。「有」就是「有限」，正如「無限」其實就是「無」。你看吧，哪一種「有」不是有限的？你想想吧，惟觀察所不及者謂之「無」，而那正是因為它的無限。這樣我們就有救了，就算我們有一天不再是人，也不是畜牲、餓鬼和甚麼甚麼，我們總還得是「有」（因為「無」是無的呀），進而就還得是「我」。「我」位於有限而行一條無限的路，那才是佛或上帝的恩寵！

而一條無限的路，正所謂日夜兼程，必是晝夜輪換的路！如果黑夜過於深沉，獨善其身或自在之樂享用得太久，就好比心病患者會依賴上心理醫生，人是會依賴於黑夜而不由地逃避白天的。然而白天就在黑夜近旁。

不能使病者走進白天的醫生是失敗的醫生，他培養了另一種「我執」。

況且此「執」是因樂而生。譬如樂不思蜀，樂具腐蝕，豈止是不思蜀，其實是不思苦，進而養成享樂的貪圖。樂無止境，難免日趨狹隘，偶像繁多，倒給「菩薩」們都分配了工作，管升官的、管發財的、管文憑和職稱的……最後連掩蓋罪行都有專管。尤其，這享樂與滅苦的期求，一旦進入白天，與瘋狂的市場合謀，愛願常不是它們的對手。

所以我想，佛門弟子要特別地看重地藏菩薩。「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藏的這兩句偉大誓言，表明他是一位全天候的覺者！雖然一個「成」字似乎還是意味著終點，但他把終點推到了永遠，從而暗示了成佛之路的無限性。道路的無限即是距離的無限，即是差別的無限，即是困苦的無限，也便意味著拯救之路的無限，幸而人

之不屈不撓的美麗精神也可以無限——惟此，無始無終的存在才不至於陷入荒誕。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簡直就是十字架上真理的翻版，「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明顯與基督精神殊途同歸。是呀，一切黑夜的面死之思，終要反身投入到白天的愛願（當然，一切愛願總也要面對死的詰難）。

你會發現，白天的事難免都要指向人群，指向他者，因而白天的信仰必然會指向政治。但政治並不等於政府，否則有政府的地方就不該再有不同政見。因而，政治的好壞也就不取決於國的強大與否，而在乎於民之福患。國之強大，僅僅是為了保衛民的福利，否則何用？所以，以強大為目的的政治是捨本求末，以愛為靈魂的政治才是奉天承運，才會是好政治。

然而，愛也是有危險的。比如以死相威脅的「愛情」，比如期求報答的「友愛」，比如只為謀權的「愛國愛民」，比如盛氣凌人甚或結黨營私式的種種「信徒」……問題是魚目混珠，真假何辨？其實呢，以平常心觀之，真假自明——正所謂「人人皆有佛性」，也正是神在的最好證明。

我有個朋友，初到某地，兩眼一摸黑，有個老太太幫他渡過了道道難關，他說我可怎麼報答您呢？老太太說：你去幫助別人就是。我聽說有個過馬路的老頭兒，四望無車無人，卻還是靜靜地等候紅燈。人說您這不是犯傻嗎？他說：我不知道在哪個樓窗裡，會不會有個孩子正看著我。我還知道有位女士，不知聽哪個昏僧說，促成一樁婚姻便為來世積下一份善緣，於是不遺餘力地亂點鴛鴦譜——管他們有情與無情！

愛的危險還有一條：僅僅的愛人。您信嗎？僅僅的愛人，會養成鋪

張浪費、甚至窮奢極慾的壞毛病——情形就像被溺愛的孩子。所謂「愛上帝」說的是甚麼？是說要愛世間一切造物。所謂「愛命運」說的是甚麼？是說對一切順心與不順心的事，都要持愛的態度。

「我執」多種多樣，並不以內容辨；無論甚麼事，一旦「我的重要性」領銜，即是「我執」。譬如常說的「立功、立德、立言」，尤其前面再加一句「為天下人」，都是再好沒有，但請留神，「我」字一重，多麼慷慨大義的言詞也要變味。不過，這事最為詭異的地方是：一味地表現「自我」是「我執」，刻意地躲避「自我」還是「我執」；趨炎附勢的是「我執」，自命清高的還是「我執」；剛愎自用的是「我執」，自怨自艾的也是「我執」。那麼「我」就得變傻子嗎？對不起，您又「我執」了。我甚麼都不說成嗎？成是成，但這仍然是「我執」。簡直就沒好人走的道兒了！不，

這才是好人走的道兒呀：好人，才看見「我執」，才放棄「我執」，才看見放棄「我執」有多難，才相信多難也得放棄「我執」——這下明白了，成佛的路何以是一條永行的恆途。

《伊索寓言》中有一篇說到舌頭，說那是人間最好和最壞的東西，因為它可以說出最美和最醜的語言。信仰的事著實跟舌頭有一拚，它既可讓人行無比的善，也可讓人作滔天的惡。譬如曾經和現在，也譬如此地和別處，人們為信仰而昏昏，也為信仰而昭昭；為信仰而大亂，也為信仰而大治；為信仰而盛氣凌人，也為信仰而謙恭下土；為信仰而你死我活，也為信仰而樂善好施……再問何根何源？以我的愚鈍來想，大凡前一類都還是那個「我執」。

如何滅盡「我執」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感到我永遠都滅不盡那玩意兒。我感到我只能見一個殺一個，沒甚麼徹底的辦法。我感到誠實是第一位的，比如說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黑白顛倒你試試看，或者只需想一想，會不會把白天弄成了自閉症，一到夜裡又妄想狂？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